

科幻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 马传思

科幻文学与想象力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科幻创作和科幻阅读已经成为文化领域的一股热潮。

但我们在对科幻文化的这种发展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越是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下，我们越是要“不忘初心”，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当我们谈论科幻，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有人说，科幻是从现实感出发，用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想象人类未来的一种专门的文体，或者是“对可能的新科学发现或发明进行的细节性描述”；有人说，科幻是反映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对于人类情感结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及知识范式的冲击的一种文体；有人则认为科幻只是一种表现手法，最终表达的还是人文问题——在虚拟的、非正常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对人性进行描摹反思，等等。

身为一位科幻作者，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就屡屡感到困惑，有时觉得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还算不算真正的科幻，又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科幻。比如我近些年创作的科幻中，《冰冻星球》属于那种“玄想式科幻”，背景设定为宇宙中的某一颗即将毁灭的星球，故事就在那颗星球毁灭前夕展开；而《奇迹之夏》的背景则是此时此刻的现实世界，主人公的冒险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即使故事里存在时空裂缝，导致不同时空交错，也是其他时空嵌入“这一个”时空。

而我刚完成的一本《蚂蚁之城》，讲述的是一场超级地震爆发，导致一种沉睡已久的细菌开始复活，由此，人类和蚂蚁步入了不同的进化路程。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近未来，描述的是人类不久之后的将来可能面临的某种困境，姑且称之为“近未来式科幻”。而董仁威老师最近刚写了一篇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他又把我的作品分别归类到他所定义的“社会型科幻”和“核心科幻”里边。

所以，对于一个科幻读者和科幻作者而言，到底什么是科幻？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么，我们在分析科幻文学时，是不是可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比如：科幻这种文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再具体联系到科幻作品很大一部分的读者——青少年和儿童读者群来说，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来说，科幻文学的核心价值何在？

我想，就在于想象力的培养。

简单地说，所谓“想象力”就是利用“思维之矛”，对人类社会已知事物和已有经验进行拆解、重组与再造。

吴岩老师曾经有一段话，形象地谈了他对想象力的理解：“它证实了思维的跨界能力。人们思考问题一般是有边界的，而且很清楚在边界之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有想象力的人，总是会跨出这个边界，总能让人感到陌生化，让人感叹：噢，我怎么没见过没想过，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陌生化、跳出边界的思考，就是想象力。”（《科幻文学：给儿童想象的空间——吴岩访谈录》）

在想象力的培养中，“跨界思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个“界”，是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物理规律和精神法则，它在引导我们深入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是一种隔阂和限制，是我们思维的“精神结界”。只有打破这种隔阂和限制，才能迸发出“无边的想象力”。

但要注意，想象力可以是无边的，却不能是无根的。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花不少时间深入到各中小学开展科幻阅读讲座，并且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在回答问题和进行现场思维训练时表现活跃的同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成绩特别好的那一批，往往是平时阅读过不少科幻小说的。但在和他们的进一步交流时，我发现这些想象力很丰富的孩子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分析问题和进行想象训练时表现得过于放飞自我，混淆了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两者之间的界限。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当然可以从教育体制等方面分析，但从科幻创作的方面，是不是同样要做些自我剖析？

我们很多科幻文本中的想象，都还是停留在“无边的脑洞”的层次，缺少对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科技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衍变、社会精神及人类文明的观照。换言之，缺少了一条道劲有力的“现实之根”。自然，在一片畸形的土壤上盛开的，只会是一朵怪诞的想象之花。

所以，想象力也分高低，高层次的想象力一定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现实之根。



想象力与“新智人”

真正优秀的科幻文学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核心价值体现在高层次想象力的培养。而这个核心，又会生发出一系列的衍生产物，比如：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培养，这一点正是科幻文学区别于奇幻、玄幻、童话等其它幻想文学的最主要的特质。

又比如，审美维度方面，优秀的科幻文学中弥散的那种陌生化、疏离感，有助于培养读者对于生活和世界的“惊奇之心”。我始终记得阿瑟·克拉克的那句墓志铭：“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这句话就是对这种“惊奇之心”的最好描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曾说过另一番话：“尽可能保持少年童年的视角，去观察复杂的社会，那么黑暗的更黑暗，惊奇的更惊奇，快乐的更快乐，颜色在你眼里会突然变得鲜亮。”这番话正说明了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在某个方面有着天然的亲近。

此外，科幻文学还有利于培养探索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探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的拥抱，对人类已有共同经验之外的一切没有凝固的事物的寻找。而这种探索精神往往能转化为创新能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而科幻文学的这些价值，最终汇总起来，会在一个青少年和儿童读者心里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进而带来整个世界

观的变化。

王晋康老师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新智人的小说，而在我看来，拥有这种科幻视野下的世界观，才是真正“新智人”。

这样一种“新智人”，他不仅有对社会、对现实的敏锐，他的“惊奇之心”并不因年龄或者阅历的增长而消磨；他认同科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对科技发展有天然的敏感；他拥有无限广阔的心灵空间，习惯于把当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下去面对，进而能跳脱当下、跳脱“此在”的束缚。

我曾不止一次地引述过中国作协主席陈忠实描述文学价值的一段话：“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我想，对于科幻文学来说，也应该有这种激发起沉睡的想象力，进而照亮生命、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能力与愿望。这才是真正优秀的科幻文学所应具有的核心价值，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广大科幻创作者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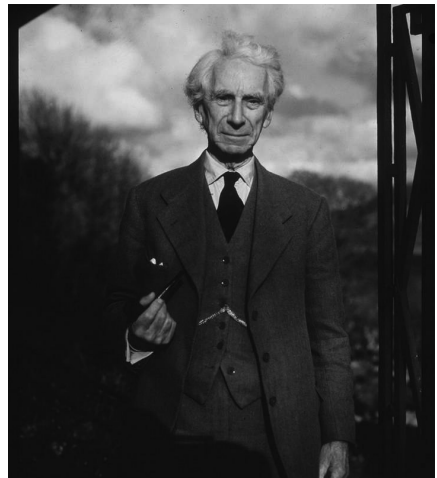
（作者系知名少儿科幻作家，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安徽省作家协会、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冰冻星球》《奇迹之夏》《蚂蚁之城》等）

无论任何文学作品，都要在自身的架构下自圆其说，读者才有可能看得下去。例如在一篇写科幻小说中，某人居然一跳三丈高，作者便有义务解释一番，若是换成武侠小说就不必了。不过，武侠小说仍须在某些环节自圆其说，比方说某个角色死而复生，可以解释成江湖传言有误，或者他只是施展龟息术诈死，总之千万别诉诸超自然。另一方面，如果你写的是灵异小说，死而复生就稀松平常，只要一笔带过即可，《封神榜》中描述哪吒莲花化身的情节就是很好的例子。

科幻故事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依然算是广义的文学，同样要遵循上述的原则。不过如果仅仅做到自圆其说，这样的作品顶多算是及格，保证拿不到高分，且让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心的分析》（1921）这本书中，为了强调信念与记忆的密切关系，故意提出一个明显荒唐的假设，声称我们置身的世界，以及其上的万事万物，都是5分钟前才诞生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有的记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个说法荒谬至极，可是无论你提出任何反驳，罗素都能说那些证据是5分钟前随着宇宙一起出现的。

当然，罗素只是故意做个错误示范，并非要我们相信他的“5分钟宇宙论”，它可不是什么值得研究的哲学理论，更不能算是科学理论。若用现代科学哲学的说法，就是它完全无懈可击，明显欠缺可证伪性（虽然罗素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证伪性”的发明人波普尔只有19岁）。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罗素这个奇想颇具科幻色彩，因为它针对“宇宙的起源”这个大问题提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只不过这个答案太无聊了，倘若真的写成科幻故事，恐怕只会换来嘘声和倒影。

接着再举个非科幻的负面例子，以便加深大家的印象。且说几十年前，美国有个十分卖座的电视剧，在男主角风流勇退之后，收视率立刻一落千丈。解决方案当然是排除万难将男主角再请回来，但问题可没那么简单，当初他的退场情节是毫无转圜余地的车祸身亡，偏偏这个电视剧丝毫没有灵异色彩！

编剧们绞尽脑汁，最后索性决定一笔勾销——男主角根本没出车祸，上一季演出的这一切，只是女主角的一场噩梦罢了。

希望以上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服大家相信“自圆其说”只是最低的标准。倘若哪位科幻作家以此自满，他所创作的故事将永远徘徊在及格边缘。比方说，如果毫无节制地使用“科幻魔法”，借着一个又一个科幻名词，把应该说理的部分通通蒙混过去，那么他等于是写了一篇披着科幻外衣的奇幻故事。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既然是科幻，其中的科技当然没有上限，所以不论外星人也好，时光旅人也罢，他们的科技水平都可以要多高有多高，总之作者说了算。因此无论任何匪夷所思的情节，只要在适当时候让这两种人露个脸，整个故事就能自圆其说，甚至并未违背最基本的科学精神。

问题是，如果事先并未安排任何伏笔，后面硬生生冒出外星人或时光旅人，这样的解决方案未免太廉价，无异于戏剧理论中的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读者虽然无权质疑作者的设定，但对有权抗议作者不够敬业。由此可见，如果你有志创作科幻故事，除了自圆其说，起码还要跨过另一道门栏，姑且称之为“合情合理”。

倪匡的长篇小说固然常有科幻版的外天救星，但那显然是商业量产的结果，事实上，在好整以暇的情况下，大师当然写得情理之中的外星人，《标本》这个短篇就是铁证。它的核心创意是在玩角色互换的游戏，读者必须看到最后一行，才会恍然大悟“外星标本”竟然是人类！但只要你愿意多读几遍，不难发现在短短4000字中，共有8处暗示这些外星人可能是金属之躯，例如：“群众的欢呼声越来越炽热，像是无数金属块一起在大块撞击一样。”以及“主席发出了一下如同金属摩擦一样刺耳的苦笑声……”因此，至少就合情合理这点而言，《标本》绝对可以拿到高分。

（作者系台湾著名科幻作家、翻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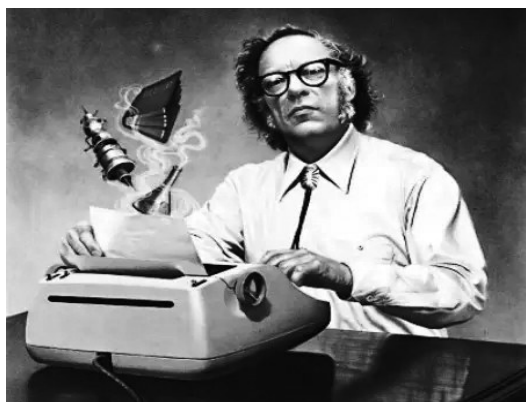
谈科幻话创意

自圆其说与合情合理

□ 叶李华

当死神来临之时

□ 尹传红



科普巨匠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

“还没从李咏去世的消息回过神来，又惊闻金庸逝世！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似乎也一起逝去了。”从朋友圈里看到这句话，不禁回想起儿时读过的一篇文章《致阿西莫夫 世上灵魂相像的人很容易搭上》。作者陆晓娅，是一位曾经做过新闻工作的心理学者，因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生死课”而广受瞩目。

陆文开篇写道：“我想和你聊聊，或者说和你的灵魂聊聊。……尽管你大名鼎鼎，尽管我知道你是著名的科普和科幻作家，但我真的没读过你的书。以我的性情，我本来是应该和你相遇的。可我怎么就把你错过了呢？”

作者发此感言，缘起于读到了摘录自《阿西莫夫自传》里的一篇文章《人死之后》。她还评述说：与其对死后人生提心吊胆、想入非非，不如对生前人生好好投入、尽情发挥。若能像你一样，好好地活过了，死的时候可以对身边的亲人说上一句“我这一生过得挺幸福……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那真是人生最好的谢幕。

阿西莫夫这段谢幕的话，出自《阿西莫夫又笑了》一书的结尾篇：

我的生命旅程恐怕快要走到尽头了，我并不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再活多久。……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现在，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笑。

阿西莫夫是个乐天派。他不相信上帝或者撒旦、天堂或者地狱的存在，因而“只能设想我死的时候，只有虚无的永恒，毕竟宇宙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150亿年，我（不论‘我’是什么）本来就在虚无中生存。”这不是一种苍白、无望的信仰，抑或是一种怀着虚无的恐惧生活？阿西莫夫觉得不是。一个永恒的没有梦的睡眠一点都不可怕。这肯定要比永远地忍受地狱中的折磨，或者忍受在天堂里的永久乏闷强得多。“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我认为人死之后是永恒的没有梦的睡眠。”

在自传里，阿西莫夫十分坦然地谈到他对亲人死亡问题的看法，并且特别诚实地表示，他在父母去世时显得“不够哀伤”，因而心里难免嘀咕，是否有点冷酷无情、铁石心肠？不过，细想又觉得情有可原。

首先，他其实不愿意过分表露自己的悲伤，不喜欢沉溺于做作的哀悼之中。其次，他的父母亲在他儿时的岁月里心脏都不好，如果想不到他们脚可能去去世，那就未免太愚蠢了。他和他的弟弟、妹妹甚至将其视为他们不再变得更加孱弱的一种解脱。毕竟，父母双亲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始终头脑清醒，这就很难得了。他说，他不想他们活得很长，最后变成痴呆，毫无尊严可言。

“我没有揪心的痛苦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我知道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孝敬他们。当他们离开我而去，我没有丝毫愧疚。假如我冷落了他们，我一定不会心安的。我怀疑大肆张扬给人看的哀悼，究其实质乃是有负疚之感。”阿西莫夫的生死观，真是我所看到的关于生死的一个最好诠释。

评估思维之后行为回顾

□ 郑念

正念思维

事后行为回顾（after action review, AAR）是评估思维工具箱中的一项重要技术。该技术一般用于对行为结果的简单快速评估，由于不需要正式评估中所使用的指标体系、数据采集、定量分析、结果和影响认定，AAR相对快捷、方便，又能获得大量有益的信息，是促进个人或组织的学习，提高能力和技能的重要方法。

事后行为回顾由美军设计和开发，是对过去事件进行评估的弹性方法。作为一个开放和参与式的过程，AAR有助于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事后评估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以发现过去行为中许多起作用的技术和人为因素，学习到一系列重要

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是认识到的失败原因，通过小组讨论可以改善或促进一些次级标准行为；也可以提炼出成功要素，并保持和扩展这些成功要素。

AAR把一些具有评估思维的人集中到一起，努力促进个人和组织的说明性（解释力）。这种事后评论把事件带人一种“学习环”，为将来的实践和目标提供改进的经验和依据。就像美国国际开发署所总结的那样，AAR具有如下优点：（1）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公正地审视事务的优缺点；（2）通过反馈和领悟性的批判以改善行为；（3）不需要评估报告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资料。

在具体运用中，AAR有两种典型的类型与做法。一种是正式的，由服务商提供有由很强的逻辑支持；另一种是非正式的，通常是在事件或项目被评论的同一天发生。每一种方法都有基本的4个问题组成：计划是什么？真正发生的是

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下一次我们怎样做会更好？谈论的主题可以是，技术行为，不同技术，沟通，经验教训，作用和责任，组织问题，主要影响，等等。在具体操作中，一般按照这4个问题的顺序进行。

首先，计划AAR。即认同要评论什么（事件、活动），认同发生什么？谁会参加？在什么地方？决定如何使结果成为项目的核心。其次，准备AAR。选择可靠的服务商（既可以是项目成员，也可以是外部顾问），制作必要的资料，提供背景和对话如何影响项目的理解，从核心团队外获得对项目的投入。再次，导入AAR。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也可以结合MSC方法回顾事件中的重要环节，确保通过AAR过程，围绕学习的目的，进行交流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做到诚实、公正和专业。明白发生的什么事情可以促进组织改善，保留讨论记录，这样可以使信

息更加可靠，有据可查，提出对改进行为的建议。最后，遵循AAR。召集高级管理会议讨论AAR的发现，落实提出的建议，决定遵循的时间表，形成AAR的文件和经验，为下一次提供改善依据。

其实，中国古代圣贤非常重视学习过程中的回顾性复习，比如，孔子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从当时的情况看，或者从学习本身的角度看，好像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是学习的最基本方法，但从评估的角度看，我认为是一种行为回顾的评估技术。因为，即使是现代的学习、教育过程，要检验其效果，也往往采取考试的方法来评估学生的掌握程度。

即使是一种简单的复习，“时习之”技术也是有针对性的，即对自己还没有掌握，记忆不牢的内容进行复习。但这一般限于知识的学习过程，对于实践中的项目运作，系统的学习行为，则需要更加有效的AAR技术来进行回顾、总结，达到促进学习，改进系统功能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科普纵览

首届国际科技馆能力建设培训班开课

10月29日，首届国际科技馆能力建设培训班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开班。国内外知名科技博物馆的7名专家教师和中国内外培训班的42名学员齐聚一堂，共促科技馆能力建设提升，共商国际馆间合作大计。

本次培训班以“如何开发具有时代性的启迪创新的科技馆展览——从创意到展出”为主题，涵盖科技馆展品设计流程、展览研发与叙事性设计、展览团队创新方法等诸多方面，为提升科技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增进同行交流合作搭建平台。该培训班由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国际博协科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并得到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的大力支持。

培训班学员共42名，其中国际学员16名，中国学员26名。培训班采用专家授课、开放性讨论、项目制学习、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鼓励学员充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为各自所在场馆的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江西省科普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0月27日，江西省科普创作培训会暨省科普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昌航空大学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江西省科协主席史可，南昌航空大学党委书记郭杰忠，省科协副主席宋平岗、副巡视员黄丽芬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江西省科普创作领域的科普作家、省科普作协会员代表和各设区市科协普及部负责人近10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周世健主持。

会上，郭杰忠书记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南昌航空大学的相关情况，史可主席做了讲话，并对省科普作协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代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宣读了贺信。

周忠和院士以“关于科普创作的一点思考”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详细阐述了科学研究、科普创作和科学传播的关系，科普是科学的普及，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根本，科普创作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传播科学精神比普及知识更重要。他对科普创作提出了鲜明的观点：科学知识要与科学精神传播并举；科普与科研可相互促进；科普需要通俗；互动与讨论比单一的灌输更好。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作了题为“科普作协——一个能给人带来阳光的行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的组织建设、科普创作、服务会员等情况，介绍了长三角科普创作联盟的由来、目的和意义。

报告会之后，召开了江西省科普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周世健代表第三届理事会做的题为“繁荣科普创作，推进科普信息化，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的工作报告和协会更名提议、省科协普及部相关负责同志作了财务报告和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随后，召开了江西省科普作协四届一次理事会，选举周世健为理事长，冯海燕、黄耀辉、宋军、刘林芽、温青、文恒益、戴年华为副理事长，张全市为秘书长。